



李澄感觉一切都毁了。资金链完全断裂，网贷加上公司运营的压力，她每月需要扛起十几万的开支，缺钱到一度只能吃白饭配酱菜。白天打起精神工作，晚上整夜失眠，精神恍惚的她患上了抑郁症，想过自杀并写好了遗书。她不知道，该如何与自己和解。

专业操盘手

和李澄一样，章昕岚也是“杀猪盘”受害者。

章昕岚做互联网运营工作，出于好奇下载了“恋爱圈”，这是一款号称保护女生的恋爱APP，曾获千万元融资。在这里，她认识了赵洋。

三个月里，两人感情快速升温。赵洋以“一起做副业赚钱”为名，带着章昕岚上了一个理财平台。

从甜蜜的“520”数字开始，到几千、几万，最后10万元，章昕岚分4次转入，共

投入约18万元。她曾一再拒绝赵洋的投钱要求，但赵洋总会以不同的理由进行感情胁迫，比如对他的不信任，或者对两个人的未来不想投入，不想让他有一个好的心情和面貌见面。

看到投入的钱一笔笔亏进去，章昕岚情绪崩溃。最后的那笔10万，章昕岚拿不出来，赵洋领着她在四五个网贷平台进行了高息借贷。

网恋的这几个月，赵洋总是拒绝视频聊天的请求，章昕岚从没见过他的真实面貌。他给出了一个让章昕岚很难拒绝的理由：前女友与他视频时出车祸去世了，他对视频对话有心理阴影。

朋友发现不对劲，通过查找赵洋信息，找到了照片本人。章昕岚才恍然大悟，意识到自己被骗。

旁观者清，当局者迷。接触多位受害者后，章昕岚发现，这是个有组织有计划的骗局。

骗子通常是“潜力股”人设，长相中上，事业有成，符合大众心中的理想恋爱对象。他们经受过专业培训，其话术及对聊天情绪的掌握，都有专门的两性专家指导，只用两三天到一周时间，即可获取信任。

章昕岚告诉《21CBR》记者，赵洋很机警，只要她稍微起一点疑心，对方马上会甜言蜜语、转移话题或者使用冷暴力，让她无暇思考话语中的真假。

2018年在探探平台上被“恋人”骗了11万的陈真真，仍处在内心煎熬之中。受骗后，她加入了两个受害者微信群，人数之多、涉及地区之广、涉案金额之大远超她想象。

“每个人的受骗经历几乎完全相同，大部分人欠下了巨额债务。更糟糕的是人数一直在持续不断增加，几乎每天都有好几个新受害者加进群。而且我们这个群只是冰山一角。”陈真真说道。



最后，等到受害者投入所有的钱，平台会以各种理由不给提现或冻结账户，要求继续充值才能解冻提现。至此，许多受害者才恍然大悟自己被“套路”了，再等与骗子交涉时，骗子已消失得无影无踪。

即使是诈骗团伙，也讲究专业分工。“杀猪盘”团队通常分为资料组、技术组、话务组及洗钱组。其中，资料组负责收集受害者资料、伪装人设，话务组直接与目标群体联系、培养感情。一套专业的流程下来，“养猪”半个月左右，“杀猪”只需要两三天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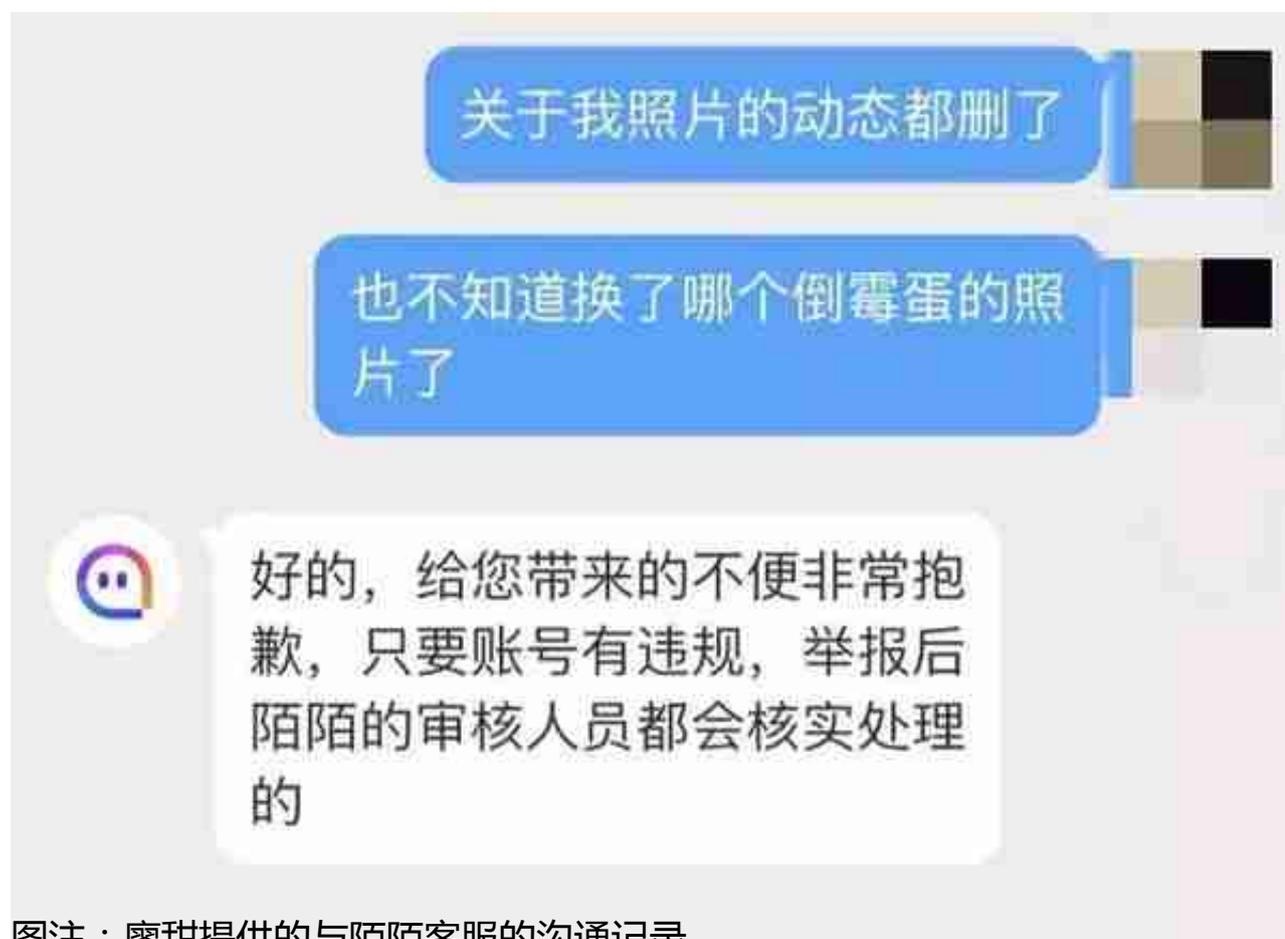
屠宰产业链

爱情为饵，“屠夫”们做的是一本万利的生意。这条灰色产业链正吸引着更多人前赴后继，前往“杀猪盘”的发源地东南亚。

《21CBR》记者查询发现，网上仍有打着正规合法公司旗号疑似“诈骗”的招聘信息。有菲律宾的相关招聘公告，直接宣称“年薪百万不是梦”，入职仅要求17-40岁以下，会识字、能打字。不少公司给出丰厚薪资待遇，强调能提供“精准资源”，工作地点注明在马卡蒂、叭赛等地区，它们是博彩公司的聚集地。

据媒体报道，尽管博彩公司抛出高薪诱惑，但大部分员工只能混个极低的底薪，甚

至工作12小时仅赚200块。



图注：廖甜提供的与陌陌客服的沟通记录。

虚假认证、诈骗、恶意注册等一系列网络黑灰产行为，也困扰着社交平台方。据悉，在探探内部，设立了打击灰产专项小组，并长期与北京朝阳网安保持沟通。

作为新型诈骗，“杀猪盘”牵扯跨国办案，侦办难度大且成本高。章昕岚在报案前咨询了多位律师，近20个律师中，只有1位认定她的案件属于诈骗，其他都认为这是赌博。陈真真透露，警方了解情况后会以网络诈骗立案，县地级市的公安机关因警力和技术设备有限，案情难有进展。

曾经在检察院工作的杨文国，是京师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，办理过社交网站上以婚恋名义进行诈骗的案件。他向《21CBR》记者分析称，刑法规定了诈骗罪，但没有针对网络婚恋诈骗的具体规定。

首先在定性上，该类案件是诈骗还是委托理财纠纷需要区分清楚。其次在证据上，有的人使用虚假身份，有的设立虚假投资平台，具有较强的隐蔽性，查处起来难度大。

“应当强化社交婚恋平台的审核义务，实行会员实名制。”杨文国说。

没有人知道，到底有多少“杀猪盘”骗局受害者。被骗数额少的受害者选择了沉默，涉案金额较大的，仍在为破案奔波发声。受害者的微信群中，有被骗40万元的女孩接到母亲重病垂危的消息，她却连回家的路费都付不起，只能靠本就负债累累的群友帮忙筹钱。

“很多人承受不了，他会陷入一个状态，反思为什么人家会骗我，难道这是报应？”李澄说。

(文中李澄、章昕岚、陈真真、廖甜均为化名。)